

草坪社會學

吳捷

今年三月，開始自己動手打理前後院草坪。

推着電動割草機，嗡嗡聲如馬蜂群飛。頭頂烈日，炎炎燿燿，身上香汗，轟轟發發。機器過處，高低不一的茸茸青草和叢叢野花就被整齊剪去一道，清香陣陣。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割草好像是給草坪理髮，小人之德（草）應聲而倒。那感覺，十分酸爽。

近日喬遷新居。從前僱人修剪草坪，很熟悉他們那一套。通常二人合作，皮卡拉拖車，拖車載割草機，在街邊一停，家中在窗口觀望的貓就夾着尾巴躲到床下。接着二人駕駛小坦克般的割草機轟然而至，在院中縱橫馳騁，飛灰揚塵；另一人手持修邊機，在牆根、灌木附近等割草機力所不逮的地區滋滋修理雜草。待割草機鳴金收兵，換大號吹風機上陣，嗚嗚嗚吹散碎草，二人隨即揚長而去。貓從床下探頭探腦鑽出來，猶自心神不屬的模樣。

割草、修邊、簡單收拾，業主為其繳納特定費用。喬遷後院子小得多，心花怒放：這下可省錢了！找了幾家草坪服務報價，卻與之前差不多。想來各家都有最低收費或基礎出車費，不能簡單按面積計算。作為「價格敏感型消費者」，我可不樂意了：「這麼小的院子還這麼貴？又不是火箭科技，自己做！」

說做就做。買來手推式割草機、修邊機、一百呎電線，仔細閱讀說明書，組裝完畢，推上草地，一按開關，迅速上手。我竹竿身材，蒲柳之姿，亦不覺特別吃力，倒是很好的健身活動。修邊機呢，角度掌握好，也確實不難。近年流行無線割草機，沒有電線牽絆，相當自由。考慮到電池的壽命和動力有限，我還是買了有線款，只需小心不要割到電線，不要笨笨地被電線絆倒即可。

初次操作方知，這「二不要」實乃俗語所謂煩到爆（a pain in the neck/ass）。一百呎粗電線拖着沉甸甸，又莫名其妙自己會打結，還不時如蛇一般纏繞上腳腕。網絡視頻教人「保持電線在靠近插座一側，轉彎回推時，腿腳相應移到電線另一側」。我移來跨去，正同電線拉扯不清，瞟見鄰居大叔推着他的無線割草機穿花叢蝶般輕盈。不過，一旦熟練，腿腳和手搭配自如，電線也顯得聽話多了。「無他，惟手熟爾。」

自己割草好處多多，首先可選擇時間。若依賴草坪服務，須訂購每月修剪若干次。屆時即使遭逢乾旱、無需割草，他們也會來刮一次地皮。其次，割草高度亦可自行決定。低矮野花任其開放，見高些的野花也繞開走，放它一條生路。近年美國蜜蜂和其他昆蟲數量劇減，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可是一邊擔憂，一邊在自家草坪猛灌殺蟲藥、除野草劑，只為草坪整

齊劃一，野花卻摧殘凋零，昆蟲被毒死、餓斃，這可有點不聰明。

說來，我雖被納入「草坪社會學」的符號系統，卻仍有些抗拒。北美盛行「草坪文化」：各家關起門來過日子，草坪卻是外在的可視化符號，傳遞着階級和地位的信息。修剪整齊的草坪，暗示這家人有時間、有錢、有序；雜草叢生，則會被人解讀為懶惰、無序、不守規矩。草坪整齊之上，又有草種選擇、景觀布置等「高級選項」。二戰後，美國中產階級社會秩序的一部分由此體現：城市要乾淨，社區應整齊，生活須可預測。這種隱形壓力下，許多人草長一點就心中警扭。我有個朋友，三天不割草就全身發癢，總是苦着臉跟我說：「I have to mow.」

有一點叛逆的我，只停留在「整齊」這最低標準，草長了才去割一次，還一折三扣，任由蒲公英、紫花地丁四下開放，蜂蝶嘤嘤嗡嗡。野菊花叢長得太高太野了，不願路人側目，才修剪得矮些，並不斬草除根，更不噴灑農藥。蒲公英是「野草」？哪條法律規定的？有朋友自愛爾蘭旅行歸來，羨慕那裏處處野花盛開，不似美國，高度人工化的單一草種，統一的「綠毯」間暗藏大量化肥、殺蟲劑、除草劑，幾乎是昆蟲和鳥類的生態沙漠。何況，「草坪文化」為除草、殺蟲、播種、鬆土、施肥、澆水，每年砸進千百億元，得到的又是

什麼？草。

好在近年「草坪文化」也有崩塌之兆。沒有蜂蝶蛾等傳粉昆蟲，人的食物何來？美國西部已嚴重乾旱多年，卻在社會壓力下繼續澆灌嬌氣的草坪。維護秩序和身份標籤，也不必反自然吧？網絡上有越來越多的群體，號召留下野草開花，讓它們自由開花，讓蜜蜂蝴蝶有「飯」吃，從而維繫食物鏈；多用當地植物包括草種，少用或不化化學品，少澆灌；將部分草地「野化」（如我留下幾叢野花），或化作花園，或改種耐旱植物。然而真正做起來，有人操作不當，難免遭芳鄰投訴或被HOA（業主協會）罰款，因為「破壞社區形象」，「街區房產有貶值之虞」。審

美觀、生態觀、秩序觀，不同「三觀」的明爭暗鬥仍將持續。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我取中庸之道而法自然。草坪仍需最基本的修剪，否則雜草失控，影響公共安全和交通，更易招引盜跖之徒上門，危及自身。於是將割草機的刀片高度調高，低低的野花由它們去，較高的則在推割草機時繞開，留出數片野花區、野花島，以乾淨草帶劃出清晰邊界。這種「設計出的自然」兼顧秩序和生態，也非常懶人友好。

如今，我家草坪有七八種野花。清晨它們都合瓣甜睡，午前則逐一醒來，在綠草地上綻放明黃、淡紫、天藍、純白，好像暮色中一顆顆亮起來的明星，漸漸匯成一片璀璨的星海。



五月八日，在澳洲堪培拉，一名女子漫步在草坪上。

七日談

（海外篇）

探索生命如此迷人



如是我見
梅莉

梁朝偉主演的新片《寂靜的朋友》是匈牙利導演茵葉蒂的作品，一部探討人類與植物的電影。

這部時長達一百四十七分鐘的文藝片，又美又悶，非常考驗觀眾的耐心與契合度。影院觀眾不算少，但中途退場的只有一人。

在德國馬爾堡大學的植物園裏，一棵一百多歲的銀杏樹靜靜矗立，見證了三個時代的人，他們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與自然之間形成的連結。

影片致敬歌德的《植物變形記》，也極具博爾赫斯敘事風格，小徑分岔的花園，各種花草樹木與人類始終相依相存。

導演同時以植物和人的視角去描述不同時代人物命運的割裂，三個故事各有寓意。一九〇八年，大學招收第一位女大學生，她在入學面試時受到幾位男性教授的百般刁難。但她依然熱愛自己的工作，與男性一起做研究，遠赴重洋去考察植物。她透過攝影鏡頭，在植物的微觀結構中發現宇宙的神聖秩序。一群少女在銀杏樹下光腳跳舞那段特別美。

一九七二年，一位升入大學的鄉村青年，因從小忙於農活，

不是收割植物就是餵養動物，聲稱自己最討厭的就是動植物。後來在替研究天竺葵的女友澆花的過程中，與植物們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對大自然的看法也隨之發生了重大改變。

二〇二〇年，一位來自香港、研究嬰兒意識的神經科學家王教授（梁朝偉飾）到該校交流，卻被突如其來的一場疫情封控在校園，偌大的校園裏只有他和保安（兼廚師）兩個人。他無法開展任何工作，平時只能在跑步機上跑步，或者坐在銀杏樹下發呆、打盹。忽然有一天，他看到另一名女科學家在做植物實驗，於是，他也與這棵樹展開一場實驗。他想，「它會感到孤獨嗎」，而樹可能也在「想」，這個人是不是很孤獨，他每天都來找我玩。

時代變化如此迅猛，影片想表達的東西很多。但每個故事並沒有層層遞進的感覺，我比較喜歡第二個故事。

除了跨物種之間的理解，劇中用語言來體現人與人的割裂與融合。王教授與助手說粵語時的親切，講公事時切換成英文的正式，翻譯軟件在他與保安之間所起到的調解與溝通作用，都無限貼近生活。

影片最終講的還是連接，人與人之間、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連接，使探索生命這件事變得如此深邃、迷人。



燈下集
海龍

唐德剛是著名歷史學家和作家，也是幾十年來暢銷書的常青樹，他深刻兼諧、幽默中寓涵哲理的文筆受到幾代讀者的喜愛。他被公認的成就就是他為著名人物所做的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是上世紀中葉西方史學界推出的一種新方法，它提倡搶救性訪問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者或歷史名人，並記錄他們口述的切身經歷以驗證並補足史實，使現代史學著述更豐滿更接地氣。「口述歷史」這個名詞看起來高大上，但其實質卻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治歷史要忠於活的史實。

唐德剛在一九五〇年代就投入這項工作，其突出成就有《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和《張學良口述歷史》等。前面三本書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三座大山」。

一般讀者往往以為口述歷史一如名人訪談節目，它難度不大而且容易討巧。因為一般情況下被採訪者多是名人而易受社會關注。名人有傳奇經歷，其一言一行都是熱點，執筆者按照「你說我記」的方法對照錄音寫出來實錄不就萬事大吉啦！——其實，從事這項工作的艱辛遠非局外人想像得這麼簡單。以唐德剛給胡適和李宗仁一文一武兩位大人物做口述歷史的史實剖析，足以證明進行此項工作之艱難。胡適曾是學界政界泰斗，而李宗仁曾做過代總統。此二人一是文壇祭酒，一是武壇和政壇悍帥。他們都非常自信而且自詡權威。給他們做「口述」絕非易事。

首先胡適自認為是文壇大家且早有《自

唐德剛給「三座大山」做口述歷史

述》問世。他開始時覺得這口述歷史完全可以自己用嘴撰寫、他舌蓮花出口成章，唐德剛頂多只是個筆記秘書，「我說你寫」就成。胡適有點太看輕了這項工作。入山方知林深。原以為幾個月的活兒他們卻拖了不止兩年才完成。待完成後胡適不得不服膺「活到老學到老」、口述歷史是一門新科學。胡適從這段工作中學到了不少新的東西。

至於李宗仁，那就更有意思啦。李宗仁武人出身，平日非常自信，又兼一叱咤風雲，後來又曾經掌國，更是不可一世。讓他做口述，他可以滔滔不絕口如懸河不容插嘴更不容糾正。他素以為講本人親身經歷他有絕對發言權他是當然權威，按他說的寫下來就是最難得的、原汁原味的「歷史」。因此他不容詢問更不容質疑。對這樣的強勢口述者，唐德剛怎樣接招呢？

還有更可怖者。顧維鈞是從清末、民國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代的數朝元老，政壇和外交界風雲人物，世界級的政壇常青樹。他的名聲和資歷連各國政要都對之恭敬異常，他生前將文件資料捐贈哥倫比亞大學三百餘箱，本人著作等身。他非常自信而且是外交駁論老手，對這樣一位前輩，初出茅廬的唐德剛如何向他做口述？

面對這「三座大山」，唐德剛並沒被嚇倒。他有新式武器和扎實的學問根底。對口述歷史，他深知，不管傳主多麼自信，當事人親歷和回憶有可能不真實甚至不足為憑。這裏面有主觀和客觀兩大因素。主觀上，傳主或當事人談論自己、師長、尊親時有可能有避諱或事後加工；亦可能溢美、掩飾甚至為尊者或親者、賢者美言或貼金。客觀上的因素更複雜。它可能包括當事人因時間久遠而記憶失真、誤置甚或編造，也可能因材料缺失，傳主自己要補足自圓其說。另外口述

歷史傳主往往德高望重、年老、自信，有的容易固執、偏執，有的還因疾病纏身或其他因素，需要非凡的耐心和交際技巧來完成。

有時候，基於當事者原始資料的「權威性」稀缺性和珍貴性，很多情況下，傳主及其家人、助手、工作人員甚至其後人往往想以「權威發布」的身份來發表道聽途說甚至八卦流言。這些對未受過專業訓練的老百姓讀者會很有迷惑性，這亦是史學工作者要非常警覺的。

做口述歷史，要有史識史膽。口述歷史不只是筆錄，而更是一種複雜的研究過程。訪談前要做足資料和歷史背景研究，明白自己要談什麼、怎麼談。其次，對自己的訪談主題要有足夠的勇氣和學識，對歷史負責。訪談者對訪談內容要有足夠把握和充分論據，他不只是傾聽和記錄，而要把握珍貴機會去核證實事，有討論、有爭辯、有鑒定；要能夠激發傳主談興和縱深話題的意願。

唐德剛曾說：「我替胡適之先生寫口述歷史，胡先生的口述只佔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李宗仁的回憶錄情況更甚，據唐氏介紹，其本人口述僅佔到百分之十五，其他百分之八十五是唐德剛從相關的歷史文獻中一點點考證修訂而成的。

而做顧維鈞回憶錄尤難。顧是劃時代外交史的風雲人物，精通外語，記憶力超強，但他也會出錯。有一次，顧維鈞把「金佛郎案」當中一段故事張冠李戴了，唐德剛指出這裏有誤，但顧維鈞不服氣，堅稱「事如昨日」，自己絕不會錯。最後唐德剛不得不找出顧維鈞本人幾十年前簽署的文件來讓他核對和驗證。在鐵證面前，老爺子最後不得不服氣，開始正視這個後生小子的努力和學識。

越南峴港遊蹤



文化什錦
方曉嵐

以前去越南但從未去過峴港，趁假期與朋友到此一遊。由香港坐航班直飛峴港，大約兩小時，但由於航班不多，航空交通仍有待改善。近年中越關係友好，峴港的中國遊客也開始增多，是去胡志明市之外的另一個選擇。

峴港是越南中部最大的城市，是知名的海邊度假勝地，有「東方夏威夷」之稱。由機場乘酒店車進入市區，沿路見到的都是國際品牌的酒店或在建的酒店，看來峴港正致力發展成國際性旅遊城市。我們入住五星級度假酒店，設計新穎而親和，有沙灘、滑梯、游泳池、高爾夫球場、賭場，還有多間各式食肆，包括川粵菜、台灣菜、韓國菜、越南菜、日本菜、意大利菜、牛扒房等，是很舒適的度假酒店。

市區馬路兩邊，多數是兩三層的舊建築，不少保留着大騎樓，很像廣東開平和台山的僑鄉舊街，也像幾十年前的香港舊區。越南人似乎很喜歡上街或坐在街邊喝咖啡，民生百態都在街頭出現，賣手作飾物、賣衣

物、修甲、量體重、剪髮、美容，都在街上進行，當然更有各種的小食，人來人往，熱鬧而休閒。

峴港的旅遊景點豐富，距市區三十公里的會安古城，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



鮮蝦粉包。作者供圖。

產，古宅、古石橋、小遊艇、夜市，保存了十五至十九世紀東南亞貿易港的風貌。在距離峴港不遠的地方，有一個遊客必到的景點巴拿山，遊客可乘據說是世界最長單索吊車上千米高山，山上有不少歐式建築，有民宿、酒吧和餐廳，還有一道著名的佛手橋，可眺望群山。山上天氣一日多變，遊客可體驗陽光與大霧瞬間變換之奇境，溫馨提示雨傘和外套是必備。

河粉是峴港街頭最常見的小食，其次是賣鮮榨甘蔗汁和一些不同顏色的米糰子，而賣越南湯粉的，通常是開放式的面向街道店舖，由一位婦女負責主持，她坐在檔口後面，前面一盤盤的各式切得整齊的葷素材料，身邊是個煮河粉的爐子和大鍋的湯，煮粉的动作簡單利落。即叫即做的河粉，包括生牛肉河粉、雞絲湯河粉、肉片河粉等，湯河放入神奇的香草，用青檸汁與魚露調味，清爽而美味。吃湯粉本來只是傳統早餐，但當地人是早午晚照吃不誤，店子全日照開賣完為止，也方便了遊客。

在峴港街頭，我們還吃了很好吃的越式三文治，店子不大，特色是不斷地烤着新鮮出爐的法國長條麵包，餡料主要是豬肝醬、豬肉、扎肉、醃蘿蔔絲等，口味酸甜，重點是法包做得又脆又香，店中掛着照片，美國總統也曾到此光顧，從此成為排隊網紅店。

峴港有不少越式庭院建築，融合了法式和越式風味，庭院層層進入，又似中越合璧的風格。向街的門庭不少改為酒吧或餐廳，踏着木樓梯上二樓，廳面裝飾得風情萬種，刻意的時光倒流，對外國遊客來說很有吸引力。菜式是以當地食材製作的混合風味，嚴格來說分不出是法國菜還是越南菜，也加入了創意元素，像在訴說那不平凡的民族歷史，無論食物合不合你的口味，但的確別具特色。

臨走必做的節目是去逛傳統市場，一排排的檔口推滿各式貨品，小販在極力推銷，腰果、蝦醬、芒果乾、越南扎肉、胡椒粒等，通常是最受歡迎的旅遊伴手禮。